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善化皮錫瑞

康誥第十四　周書五

康誥史記衛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旣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川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案索隱蓋用馬注以康爲圻內國名鄭注則云康諡號江聲說逸周書諡法解云溫柔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爲號有此三誼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以康爲諡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則當武王時康叔實未爲

有國及武王崩即有流言之事周公出居東都既反而居攝朏鄭
𢦏禛紟又有東征之事其時皆未皇封康叔也逮三監既誅而以
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即當爲衞國何嘗有康國乎康自是諡
號鄭說誠是馬王僞孔皆非也錫瑞謹案江說是也衞世家無從
康衶封衞之文史記自序云收殷餘民叔封始邑是叔封始邑於
衞非始邑於康宋忠云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是其說本無徵故鄭
不用馬義王肅好與鄭難乃舍鄭而從馬僞孔傳即肅造而亦云
地闕是爲臆說無疑若姓書云康叔故城在潁川括地志云故康
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此等書皆當僞孔盛行之後傳
會地名以實其說豈可爲據而後人信之者蓋以史記云康叔卒
子康伯代立若是諡號不應父子同諡爲康不知父子不可同名
未嘗不可同諡諡法周公所作而文王諡文周公亦諡文見於國
語云周文公之頌曰此其塙證若殁子不可同諡嘗時敢以非禮
之諡加之周公乎今制出輸林出身者例諡文常有父子祖孫同
諡文者何俗儒竝此不知也春秋時晉有文公是祖孫又同諡列
國中祖孫同諡者尤多率爲後人譏矣改譏周古史考改康伯爲卒
伯正疑同諡而矣改之譏周蓋亦以康叔爲諡號也而改康伯爲
卒伯與左傳世本史記皆不合史記周本紀康王之誥亦云作康
誥與此康誥同文正以康字皆是諡號疑今文尚書康王之誥有
但作康誥二字者故史公云然論衡引康誥之文作康王之誥自

屬誤衍二字然亦當以二篇皆云康誥故致誤也必以康爲國名則康王之誥史公但云康誥豈亦是國名耶古今人表以衛康叔封與陳胡公滿並列班氏嘗亦以康爲諡胡是諡號康亦諡號人表弟六等叉有衛康叔注云封子若康叔因封康而稱康豈其子亦曾先封於康耶蔡邕述行賦曰悟衛康之封驪此伯啗用今文說以康爲諡之明證衛康猶云齊桓晉文若之以康爲國名則衛康之封驪叉豈可通耶康乃諡號而以之名篇者疑康叔生卽以康爲號沒因爲諡史公分別康誥酒誥梓材之義以務愛民厲之康誥則康當取愛民爲義康誥一篇云用康保民用康父民迪吉康康乃心康字甚多疑康叔之康卽以此爲號如成王生號成王之比也

惟三月哉生魄

○今文魄作霸○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則三月爲攝政四年之三月也漢志引顧命惟四月哉生霸此亦當同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𩂣古文霸𩂣爲古文則今文作霸○一作載生魄○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月三日則成魄推度災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揚子法言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旣望則終魄於東今文

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與許君古文說不異惟漢書律厤志引三統術曰死覇朔也生覇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劉歆異說與古經傳不同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孫星衍說云各攻位於其庭則今文以基爲基址與鄭說基爲基謀異矣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今文男邦作任國○今文尚書男邦作任國史記禹貢文可證詳釋文云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葢一本無咸勤二字釋文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

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
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
惡土地所生美珍怪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鄭注云
孟迎也十八爵入大學為成人博問庶事也又注尚書云依略說
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錫瑞謹案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
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
還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覲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
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
郊[illegible]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鄭注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
賈公彥儀禮疏引書大傳太子迎出迎之文以為此異代之制又引
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周冊太子文云
盡諒恭于齒胄審方俗于迎郊猶用大傳之文孔穎達正義乃云
禮制無文義理駢曲不知一代有一代之法賈公彥明云異代之
制不得以周禮無文為疑大傳毋佚篇日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
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為太子之時盡
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
心伏生言高宗為太子之時知人民之所好惡正與略說孟侯之
義相合是殷時有此制史記五帝本紀解四門穆穆云諸侯遠方
賓客皆敬集解引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

之皆有美德也賓迎四方諸侯正太子迎侯之事蓋堯將禪舜先使舜居太子之職自唐虞至殷其制皆然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制周禮故循殷制呼成王爲孟侯其後周公制禮損益前代無復此制所以儀禮無太子迎侯之文後人遂不知有此事推伏生見古書識其制耳正義又云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可信不知周公攝政稱天子見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諸書彷子史記大傳說苑淮南論衡皆有居位踐阼之文此王若日實屬居攝稱王土無二王公稱王則成王止可稱世子古者世子之稱繫於今君亦繫於先君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是君薨仍可稱世子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是古有代君攝位之事左氏傳曰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注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孔疏云太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云立爲太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以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爲君猶之胥桓周公攝位猶之胥隱隱公可奉相公爲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爲太子乎文王世子曰抗世子法於伯禽此周公奉成王爲世子之墒證成王爲太子故曰孟侯孟訓迎句侯指諸侯乃周公使成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王爲侯如孔疏所疑也王鳴盛據大哉記公冠篇公冠爲成王可稱公卽可稱侯孫星衍據釋詁云侯君也太子稱孟侯猶云長君漢靈帝皇子辯號史侯皇子協號董侯案王氏孫氏雖申伏義皆與伏義不符伏云孟侯謂迎諸侯非謂太子

爲侯如王氏孫氏之說皆謂太子爲侯顯與伏鄭之義相違又無
以解孔疏之惑且史侯董侯乃亂世之事豈可以證古制哉漢書
地理志曰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與其所撰白虎通引大傳義
不合陳喬樅以爲班固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蓋小夏
侯說也然攷之史記康叔不得稱侯衞世家云封康叔爲衞君不
言何爵後有康伯考伯嗣伯靡伯靖伯貞伯皆稱伯至頃侯厚賂
周夷王夷王命衞爲侯其後始稱侯索隱引系本靡伯作摯伯貞
伯作箕伯爲異而稱伯則同是衞初封時乃伯爵非侯爵麟聃[illegible]
犢柟鞮樕麒然則班志未可據而伏生鄭君以爲成王者其義不
可易矣周公封康叔必呼成王者成王爲太子主迎諸侯則封諸
侯亦太子之所有事故公竝戒成王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爲周
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臺卿用今文說蓋今文之義如是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

○今文作克明俊德○大傳曰惟
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又曰子
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
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
行之此之謂愼罰○一作克明明德一作克明德○荀子正論篇
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貫宣明不當以元而雖知使人疑荀子在
焚書前其所引書可據大小戴記與大小夏侯尙書同出自夏侯
始昌而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與大傳異者蓋大傳多俊字乃歐

陽異文段玉裁云俊字當是本作明淺人所改恐未可據蔡邕朱公叔鼎銘曰克明愼德合明德愼罰言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今文威作畏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王應麟蓺文志攷證云漢人引祗祗畏畏顯民廣雅釋訓云祗祗畏畏敬也蓋今文尚書作畏蔡邕太尉橋公廟碑曰祗厥勳庸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論衡初稟篇曰康王體辦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敎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趙岐孟子注引康誥曰冒聞于上帝亦以冒字下屬王鳴盛說冒有上進意故曰冒聞讀如氾滕之農書云土長冒橛之冒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今文殪作壹左宣六年傳引周書曰殪戎殷杜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錫瑞案揚雄兗州牧箴曰武果戎殷是今文說亦以戎殷為武王事詁戎爲兵杜氏之說不誤王鳴盛謂杜以文王事移屬武不足據信非也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鄭本作壹與左氏傳作殪不同蓋今文作壹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之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鄭注居攝四年墜平已至與白虎通義合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史記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孫星衍說賢人君子謂成人長者謂耇云務愛民謂保乂民云問其先殷所以興

以御上所云紹聞衣德言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illegible]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今文瘝作矜畏作威忱作諶○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恫矜章懷注云尚書曰恫矜乃身風俗通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文選李善注引皆作威蔡邕瑯邪王傳蔡公碑曰示以棐諶之威今文尚書瘝瘝畏畏作畏天威棐諶作威與古文尚書適相反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今文盡作悉○錫瑞謹案古文尚書往盡乃心今文尚書作往悉乃心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曰往悉乃心宣帝神爵三年丞相初拜策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封燕齊廣陵王策皆曰悉爾心漢書董賢傳哀帝封董賢策曰往悉爾心漢故國三老袁良碑曰往悉

乃心蔡邕西鼎銘曰悉心在公朱公叔鼎銘曰悉心臣事文烈矦楊公碑曰悉心畢力三國志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烏丸版文曰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皆用今文尚書江段孫陳諸君皆不一引之未免失之目前矣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今文作毋侗好佚作艾。史記三王世家立廣陵王策曰毋侗好佚又曰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侗好佚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一作毋桐好逸。漢書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策曰毋桐好逸。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師古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陳喬樅說侗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無侗好為無長好則侗有長之訓誼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今文已作懋。國語引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韋昭注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為從亦不在小或禍難起小怨左昭八年傳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當於宏字絕句蔡邕文烈矦楊公碑曰祇服宏業已今文作懋見大誥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今。

文嗚呼作於戲。潛夫論引作於戲見下禮記大學引作新民緇衣引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今文非眚作匪省式作戒。潛夫論述赦篇云尚書康誥王曰於戲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言恐賊蝨𤞞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今文非終作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罪時乃作時亦。潛夫論又曰乃有大罪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賊蝨𤞞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報賊蝨𤞞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左僖二十三年傳引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曰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楊倞注曰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今本力作勑而作若宋本不誤江聲說觀左氏荀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也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孟子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生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王鳴盛說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趙注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法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吾保救之民自安治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又梁商傳商疏曰賞不借盜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曰以迄康乂萬皇甫規曰迄用康乂○今文若保一作如保乂一作艾○禮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求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樊毅修華嶽碑云康艾室宇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今文刵作刖○王引之說刵當作刖字形相似而誤也因九五劓刖虞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刖正與康誥劓刖同義楊

雄廷尉箴曰有刖者無云何謂是刖是刵即本於康誥也鄭注康
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刖刵蓋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刖鍼莊
子正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刵亦刖刵之譌說文𣩫字引書
曰刖劓𣩫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刖也夏刑疾等今文尚書作𣩫古
宮黥[illegible]諳在割頭庶剠案臏爲去臏蓋與刖同類故今文作臏則
文作刖猶刵之刵今文作作臏周官作刖也若作刵字而訓斷耳
則與臏義不相當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據廷尉箴則子
雲所據今文尚書正作刖王鳴盛段玉裁陳喬樅說皆非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大傳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
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荀子正名篇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
楊倞注曰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言殷刑之允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
有遜事荀子致士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
順事言先教也注曰當先教後刑身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又宥坐篇云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
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家語始誅篇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

心惟曰未有愼事王肅注曰庸用也郎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段玉裁說據注文則引經愼字亦當同孫卿作順轉寫之誤也案王肅引經略同荀子其注則與僞孔傳合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今文已作熙○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亾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王鳴盛說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不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僞傳非也案荀子引書作凡人與下凡民罔不譈作凡民不合人字蓋楊倞唐人避諱改之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今文暋作閔罔弗憝上多凡民二字弗憝作不譈○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曰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譈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遺人得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案臺鼎治今文學者所據孟子本當同今文故與說文引周書曰敯不畏死凡民罔不憝與訓敯爲殺亦與說文作憝訓怨不同蓋今文說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左僖三十三年傳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後漢書肅宗紀鄭志趙商問引同僖三十三年傳後漢書楊彪傳謝弼傳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潛夫論榮爭篇引同昭二十年傳蓋左氏槩括經義漢人即本左傳所謂不相及者謂不以父不慈罪其子不以子不祗罪其父兄弟亦然其義皆本經文非今文有此佚句也潛夫論述赦篇曰養稊稗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漢書宣帝紀風俗通皇霸

篇皆引書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速乃其速由四字孫星衍說速者釋言云徵也徵義同召由同試廣雅釋詁云罪也乃其自召罪試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多方曰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爲句不然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玆義率殺。今文已作熙。孫星衍說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尙書有此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遇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今或別爲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歐陽造獄別無可附疑今文說此條之義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得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

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曰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愼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晏王裁說古擇澤釋懌通用一人以擇擇卽懌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陳喬樅說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之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今文無作怨

勿用非謀非彝作毋作怨毋僶德一作毋作棐德○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僶德徐廣曰僶一作菲索隱曰蘇林曰非廢也本亦作僶僶敗也孔文祥曰非薄也漢書作棐褚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僶德者勿使上背德也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棐德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毋王裁說毋僶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今攷褚先生曰無僶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肥僶棐菲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非違也从飛下攷取其相背故褚先生訓非德為上背德漢人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為薄釋為廢釋為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遯亦作肥遯皆同音通用陳喬樅說據漢書毋作棐德則知今文尚書勿用非謀非彝勿字亦當作毋毋字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王引之說當以遠乃猷裕為句方言曰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遠乃猷裕郎遠乃道也君奭曰告君乃猷裕與此同猷由古字通道謂之猷裕道民亦謂之猷裕上文曰乃由裕民錫瑞案王說是也據方言則子雲所用今文義當如此

乃以民寍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左成十六年傳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亦引此經禮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戰國策卷二十四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閎策曰惟命不于常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錫瑞謹案周公居攝封康叔而漢今古文無異義後人乃謂武王時事又或用宋忠說以爲由康徙封衛聽說無據既明辨之矣惟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後扞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曉劉龔書曰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二說似有可疑或據以爲康叔先封管蔡後亂之證今攷二說亦甚易解管蔡流言作亂之時京師亦必有從亂者惟康叔不從亂周公東征祿父康叔當有協贊之功故公深知其能使監殷民於衛是以漢羣臣言扞祿父之難蘇竟云不從管蔡之亂也或又以云後扞祿父之難似乎受封在先攷未央宮羣臣奏云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維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

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此蓋諸臣約舉其事未及分別其文據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獻穀燋騶膷媧蚣靚礻聃雍顯上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序次甚明是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有伯邑考在內史公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云有後封國則伯邑考無後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去其一矣而諸臣云武王周公之外其八人皆建爲大國不知八人中有伯邑考無後竝未封國則已失其實矣又據史記伯禽殄淮夷之亂與康叔扞祿父之難是同時事伯禽當時乃攝國事而未定封其定封爲居攝七年又在封康叔之後康叔嘗武王時少未得封皆非未至成人而受爵命者諸臣意在早封王子援引古事或失其眞不得以文害辭徒據一時疑似之文反違史公之明說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受業熊羅宿
袁宗濂挍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五

善化皮錫瑞

酒誥第十五　周書六

酒誥史記自序曰申以商亂酒材是告錫瑞謹案據此則史公所云申告康叔乃以告康叔者書非一篇既有康誥又申之以酒誥梓材故曰申告或乃云武王封康叔於康時已作誥成王徙封於衛乃取武王封叔於康之誥以申之故史記云申告不知史公無是說也或又謂康誥作於武王酒誥梓材作於成王故三家與馬本作成王若曰不知史記周本紀曰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衛世家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是三篇皆作自周公乃一時所作此篇獨云成王若曰蓋舊史之文如是非別有異義也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子堅蓋因酒誥與康誥同一序疑別有序而亾之故有俄空之歎

王若曰。今文作成王若曰。書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

若曰注云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爲謚段玉裁說按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武王蚤終成王少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尚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史記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尚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我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家之說固可信也錫瑞謹案藝文類聚引春秋元命包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亦以成王爲生稱漢書韋元成傳曰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亦卽生號成王沒因爲謚之說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成王尚幼矣今本多妄改爲今王不知成王本生號也僞賈馬之本同三家而馬誣爲俗儒不用其說僞孔本乃用馬說刪去成字詩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明云道成王之德乃成王在時所作毛鄭以爲成是王事其說迂迴難通宋儒乃疑是祀成王詩今文廢而經義不明不得不歸咎於毛公馬鄭之崇尚古文者矣

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王念孫說

漢碑多用今文衛方碑銘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祕告也酒誥曰厥誥毖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毖言女常聽朕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毖來世祕與毖古字通劉瑞謹案王說是也張遷碑云刊石立表以毖後昆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本伏書書注莽誥云天毖勞我成功所毖亦當訓告孟康訓慎失之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論衡譴告篇云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又語增篇云按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今文無作毋。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段玉裁說按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蓋周時通酒誥梓材爲康誥也劉瑞謹案據此則三篇實同一篇韓非在焚書之前其說可據彼執酒誥成王若曰以康誥爲武王作者其謬不待辨矣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

賓貧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蝶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今文一作德將毋醉。論衡語增篇云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今文孝養二字作欽。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曰商止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賈之哉我待賈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王鳴盛說據此是古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留養父母之義故也陳喬樅說爾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爲證其義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案今文以賈用二字連文爲

義與詩賈用不售同
孝養二字今文作欽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此傳釋經羞耉之義陳喬樅說羞耉即養老之謂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也江聲說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傳云逸逸往來次敘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

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

壁今無此句劉向以中古文挍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不知脫何文也豈若圭璧即在脫簡中平陳壽祺說酒誥篇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句之異文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錫瑞謹案禮檀弓正義曰帝乙先儒注皆以爲紂父鄭注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則鄭君不以帝乙爲紂父先儒蓋賈馬等說也易緯乾鑿度云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謂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白虎通姓名篇曰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也六代孫即六世王亦即元孫之孫緯書多同今文今文不以帝乙爲紂父也史記殷本紀曰湯子太丁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沃丁弟子小甲小甲弟子仲丁仲丁弟子帝祖乙立殷復興不數兄弟相及則祖乙正湯之六世孫本紀又曰帝乙立殷益衰是帝乙非令主書不應稱其人又與六世之說不合賈馬古文說非是鄭同今文用易說是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今文成王作成正厥棐作厥職。中論

誥文篇曰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偉長所引當是今文尚書酒誥篇文江段孫陳皆未及引

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今文作侯甸任衛作國伯。白虎通爵篇曰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也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盧文弨說白虎通引以證子男從伯之義似作字亦非衍文錫瑞謹案周禮職方氏有侯甸男采衛之服則侯甸任衛周制也今文說以爲殷者蓋殷以前已有此名禹貢有甸侯任男邦文衛[illegible]圖之名惟無衛耳或即以奮武衛爲衛服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韓詩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鄭注飲酒齊色曰湎以湎字從面耳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史記殷本紀曰紂大最樂戲於沙邱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論衡語增篇云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亾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亾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飲酒合樂曰酣案紂作淫聲以悅婦人蓋飲酒亦作樂故史公云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也

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案據此則今文家以辜字上屬爲句

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

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文無作毋監作鑒○中論貴驗篇曰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案據此則今文作毋作鑒國語申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史記殷湯征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今文男作任○今文尚書男作任見上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手也盧辯注曰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詩圻父箋引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疇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鄭本作順疇未知今文異同何如經音

辨引書薄違農父蓋今古文同今本衛包改也

君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今文汝勿佚作女無失。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今文作盡執抲獻。說文繫傳抲撝也从手可聲周書曰盡執抲獻段玉裁說抲作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止句也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抲獻合二字疊韻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尚書如是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受業 熊羅宿 黃宗濂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六

善化皮錫瑞

梓材第十八　周書七

梓材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三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周公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譴告篇詳說梓材之書伏生大傳以爲周公命伯禽之書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鄭漢勛說古文王曰封今文當是王曰子才也子古文或借㞢爲之才又近土古文以㞢朩二字合爲𡉈字遂成康叔之名此古文說之疏也今文曰王曰子才者子訓伯禽爲矜予也才盖伯禽之名盖取有材能則可禽獲醜虜也魏源說大傳以梓材爲誥伯禽之書其今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祇能述此書不名

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爲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後又無益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先君伯禽之名故別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康叔於周公不得爲父子康叔疑唐叔之誤兄弟之子猶子也故可稱父子引文選陰康氏之舞今誤作陶唐爲證錫瑨謹案此皆鄉壁虛造之說非今文義也左氏傳云命以伯禽本不在尚書百篇中不可攷大傳言梓材之義似與經不相符然今古文遺異甚多據論衡引張人有王開賢厥奉化民可證今三家尚書皆亾佚未可邪據今本豕誣大傳爲謬史記於此篇不載其文而云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亦同大傳之義則今文說無梓材命伯禽之事金仁山說非是魏引申金說又謂今文之序當與古文序不同不知史記所似皆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多異即今文之序也而史記亦以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屬康叔與馬鄭書序同又自序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自序用讚之文非後人所能改竄是今古文皆以梓材爲誥康叔之書矣大傳雖以康叔伯禽竝言實當以康叔爲主若以周公於康叔不當云父子爲疑則古者臣子一例尊者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封康叔在居攝四年周公方攝王故康叔與伯禽同在臣子之列論衡讀告篇曰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答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豈悟以知父子之禮仲任用今文說康叔於周公可稱父子其義甚

明是梓材告康叔古經傳無異義無緣妄以唐叔易之而以梓材為命伯禽也鄭以才為伯禽名尤傅會無據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今文作遜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論衡効力篇曰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遜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之乖異如此蓋彊戕音同有宥音同啟開音同為化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亂作𤔔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尚書開賢字錫瑞案鄭注尚書大傳云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為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亦用今文開賢字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今文作至于鰥寡至于嬬婦。大傳曰老而無妻

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段玉裁說此釋至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尚書作敬今文尚書作矜而矜亦作鰥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傳作哀鰥正其比例說文曰媰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媰婦說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孔子國讀媰爲屬屬婦與敬寡儷何則爲存恤聯屬之詛若今文尚書與鰥寡儷句則小爾雅所說是也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徵也小爾雅雖非孔附屬書其說必有所本蓋今文家說也今文尚書作屬故孔讀媰爲屬崔子玉清河王誄曰惠於媰孀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孀即寡也錫瑞謹案此與呂刑哀敬折獄皆當從今文作鰥作矜此爲鰥寡之鰥亦可作矜彼爲矜憐之矜亦可作鰥古鰥矜通用僞孔本皆作敬或即僞孔改之或古文以聲近假借要其義必非恭敬之敬也段過信僞孔本云屬婦與敬寡儷句失之又云孔子國讀媰爲屬今文說當如小爾雅屬婦其說尤謬崔子玉非習古文者未必見壁中故書其所據必是今文據崔所撰百官儀多同今文可說說文作媰與崔所引書合是今古文皆作媰廣雅曰媰媰也玉篇曰媰婦妊媰也廣韻曰媰妊娠其義皆同說文張稚讓亦書今文者而與崔子玉皆同說文之義則說文非必用壁中字也

小爾雅與僞孔傳同出王肅其解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即比附僞孔之說足徵同出一手皆不可據朱子疑孔傳之僞云訓詁皆出小爾雅最爲卓見以段氏之精識豈不知孔傳小爾雅皆是僞書乃信小爾雅爲今文說僞孔本必是孔安國原本云孔子國讀嫺爲屬一似今古文皆不作嫺者豈許叔重崔子玉所據乃不如王子雍之可信乎且如其說孔子國讀嫺爲屬則說文訓爲姫身而引周書者當是假借嫺與屬非一字矣崔子玉何以用經義云惠於嫺嫺子玉豈不識文義者若嫺非姫身當讀爲屬而訓以聯屬屬逮試易其文曰惠於屬嫺豈可通乎亦僞甚矣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墍猶煟煟煟煟澤貌也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草爲之也陳喬樅說說文土部墍仰塗也玉篇土部墍仰塗也漢書揚雄傳曰獿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獿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汙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說文作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

斁正義曰二文皆言斁卽古塗字是古文作斁塈茨斁丹雘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中論治學篇引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錫瑞謹案偉長所引今文尚書也古文作斁亦作斁說文引周書曰惟其斁丹雘集韻引斁丹雘斁訓閉與塗訓杜義近疑斁爲斁之譌今所傳古文尚書乃攷從今文作塗或疑中論作塗爲後人用今本尚書攷之非也又案上云稽田作室兩喻與大誥云若考作室厥父菑兩喻正同蓋皆周公之辭其說相合惟此以梓材作喻則大誥所未及篇名梓材其以是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王鳴盛說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錫瑞謹案以此爲周公戒成王則康誥篇首呼成王爲孟侯於此又呼爲王首尾兩歧似非塙詁康誥篇首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於此以下當是總告諸侯之詞蓋封康叔時侯甸任國采衛諸侯皆在此故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今王周公自謂所謂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公若以此自徵而戒成王之意郎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於時尚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孔廣

森以曰無背戕以下爲康叔
戒王之詞與今文義不合
皇天旣付中國民。今文付作附。王應麟蓺文志
攷曰漢人引皇天旣附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今文已作熙
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案臺卿用今文說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康叔封此所引經亦與古文尚書無異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六

受業龢羅宿
袁宗濂
挍

善化皮錫瑞

召誥第十七　周書八

召誥 大傳曰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史記周本紀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魯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周禮疏引鄭注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王鳴盛說鄭以此篇爲居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周事故鄭以爲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歆三統厤以召誥洛誥爲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以召誥爲七年皆不如伏生爲可信孫星衍說史公以營洛邑作召誥爲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下文云周公朝至于洛周公至是不稱王經文又云錫周公曰又有旦曰故知

在反政之後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大傳以爲在攝政五年者今文異說也鄭從大傳錫瑞謹案鄭從大傳以作召誥在五年洛誥在七年史公劉歆以作召誥洛誥皆在七年以經攻之當以史記與劉歆之說爲合然大傳之說亦自不謀大傳云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雒者蓋三監既平遷邶鄘之民於洛邑以康餘民封康叔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侯衛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基謀也營亦謀也公於四五年定其謀七年乃成其事而作召誥洛誥營洛大事非一時所能辨大傳言其始史記要其終兩說可互相明本無違異伏生云五年營成周不云五年作召誥召誥與洛誥文勢相接不得以爲相隔二年鄭君過求分析失之拘泥雖用伏生之說而非伏生之意伏生初無五年作召誥之文王從鄭駁史記固非孫從史公數大傳亦非也史記本紀以爲復政乃營洛世家以爲營洛乃復政據大傳營成周在致政之前當以世家之說爲正蓋洛邑未成制作未定公必不遽復政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今文惟作維越作粵。漢書律厤志曰三統厤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粵若

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粤六日庚戌粤五日乙卯皆作粤師
古曰今文尚書之辭是今文作粤也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
大十六日小十五日
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史記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宅○今文惟太作維大○大傳曰成王在豐欲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段玉裁說按洛惟太保當作維大錫瑞謹案宅亦當作度今文尚書宅爲度史記漢石經可證漢人引三家尚書三家詩宅皆爲度逸周書有度邑篇言營洛之事詩靈臺篇云經之營之毛傳經度之也箋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是度與營義同大傳云營成周是其義當爲度此云宅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如洛惟太當作維雒大之比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今文越作粤○漢書律厤志云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孟康曰朏月出也○今文一作維丙午蠢○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經異字維丙午蠢段玉裁說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尚書也惟作維朏作蠢朏從月出蠢與出雙聲方言蠢作也廣雅蠢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蠢孟康注有古文蠢爲朏之語而或刪改之錫瑀謹案三家尚書異文不同漢儒所引自屬今文未必卽出漢書也王伯厚不云出漢書漢志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則漢志自作朏非後人改之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今文越作粵洛作雒○大傳曰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此攻位之事七十里本作七百里今從江聲王鳴盛攻定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今文翼作翌洛作雒達作通○段玉裁說達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徧達通也今文尚書達作通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今文越作粵○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王商等以爲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薶於大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大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白虎通郊祀篇曰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日尙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於天子竝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巳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致與天子同也五經通義曰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漢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改祭禮曰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後漢禮儀志曰上丁祠南郊蓋漢人用今文家說據此經爲郊日用丁之證今據漢志匡衡王商等奏古皆南北郊分祭天地周書作雒解但云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不及北郊者文不備耳後人乃用王莽謬說以爲天地當

合祭又謂古無北郊郊即社皆非是又據王商等議牛二乃加牲告徙新邑故用二牛或兼稷牲言之亦非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今文作㝵翌○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又曰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尙書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又曰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並之故自祭也錫瑞謹案白虎通所引今文義皆出今孝經說用禮疏引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又通典引曰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書疏引曰社爲社神稷爲穀神玉海郊祀引曰勾龍社棄是配食者也風俗通祀典篇引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禮郊特牲疏引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爲社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五經異義引今孝經說與郊特牲疏所引同是援神契即今孝經說今尙書說與今孝經說同故白虎通引之足以見漢時諸經今文家說無不相通故諸經今文說皆可以證今文尙書也郊

駁異義亦用今文之說王肅好與鄭異乃以社稷爲勾龍柱棄而聖證論馬昭已駁之僞孔傳同肅義此僞孔傳出於肅之一證論衡祭意篇日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亦同今文之說而又引左傳禮記勾龍柱棄之文並云傳或日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社是漢人異說有以禹爲社者漢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淮南子日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要皆不若今文之義塙也續漢祭祀志注引鄭義難社土神云再特于郊牛牺孫淵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位祀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義以牛二爲后稷配與王商等讓不合以用三牲爲立社祀勾龍乃古文義仲長統荅鄧義難以爲社祭土神用今文說作雒解日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與白虎通義合獨斷日天子社稷二壇方廣五丈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今文越作粵男邦作任國○今文尚書男邦作任國見禹貢酒誥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書臨賦嘗藥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句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丕亦大也王念孫說用雒誥文也隸書丕字或作丕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爲平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後漢書宋意傳曰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又何敞傳奏記宋由曰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所賜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陳喬樅說鄭君此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公羊傳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爲三物璋判白玉也弓繡質大弓也龜青純寶也禮記禮器曰天子以龜爲寶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是龜青純稱寶之明證此三物皆周所以封魯公者非所以錫周公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龜名繁弱弓名封父之繁弱之當訓與若皇父之二子之義謂封父龜與繁弱弓也禮記

明堂位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是封魯〻有大璜封父龜大弓與祝鮀說同公羊傳不言璜而言璋其說稍異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劭公以圭璧琮璜璋爲五玉與白虎通以珪璧琮璋璜爲五瑞說同辥覲(?)又以當時爲五玉盡亾則魯之分器若夏后氏之璜亦當在內傳不言璜而言璋者以郊天之物故特舉之然則公羊與左傳禮記本無不合公羊亦非謂魯之寶玉大弓內無璜也鄭注禮記誤以封父爲國名故不知左氏傳之封父繁弱即公羊傳之弓繡質龜青純遂疑寶玉大弓非封魯之分器既非封魯之分器則當是特賜周公此致誤之所由來也然鄭云蓋則亦以明文爲疑辭陳氏曲意阿鄭乃援何劭公以佐其說然何劭公之說具在何嘗以爲成王特賜周公乎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鼂錯則敞當亦治今文家說者以幣爲束帛今文說不誤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詩思齊鄭箋引書曰越乃御事無自字自蓋衍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無逸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據論衡引下文作於戲例之今文嗚呼當作於戲以大誥例之曷字當作害害其奈何四字重複或疑當無奈何二字陳喬樅說據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巳皆作奈則奈字出今文尚書可知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今作瘝俗字當作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今文嗚呼作於戲壽耇作耇老○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乂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師古曰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今文嗚呼作於戲○說文言部諴和也周書曰丕能諴于小民石部碞磛嵒也周書曰畏于民碞讀與巖同據說文引書丕上無其字畏上不連顧字當上屬爲何今文或亦當同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白虎通京師篇曰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爲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婁敬傳曰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新序善謀篇引同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爲中謂之洛邑新書屬遠篇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此皆今文說以土中爲道里均兼有懼愼易亾之意也仲任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與歐陽說同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足利古本介作途段玉裁說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途而譌介字之誤也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今文監作鑒。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愼哉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文嗚呼作於戲○論衡率性篇曰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孫星衍說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乃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者疑並上今王嗣受厥命變其詞非經文異字錫瑞謹案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故仲任以十五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本成王爲太子故召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非嬰孩所能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厤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上下勤恤則國治民安民安則天悅而受永命今文義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今文友民作有民○續漢律厤志曰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蓋今文尚書作有民如牧誓友邦史記作有國不作朋友解也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受業龍鍾洢袁宗濂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八

善化皮錫瑞

洛誥第十八　周書九

洛誥。今文作雒誥。大傳見於諸書稱引者皆作洛誥史記漢書亦作洛誥而他處用雒邑字又作雒疑洛誥字作洛乃後人改之石經多士篇洛字作雒

周公拜手稽首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玉裁說攷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遵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拜則拜手而後稽顙周之遵拜先拜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

曰朕復子明辟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俞樾說漢儒亦以復爲

逆復之復不時周公稱王命事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盡復命成王卽是明己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錫瑞蘊業漢羣臣引遂書之奏必出於劉歆漢書律厤志引劉歆三統厤云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奏所云必指復政成王不專指譽雜復命一節且以復爲復命於此文猶可通而王莽傳又曰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又策命孺子曰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書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云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巳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復子明辟書美其人凡此諸文皆當解爲復政而不可以復命解之不得曲徇宋人謬說反易漢儒古義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作不案下文皆云不敢以作不爲長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師古曰玉食謂龜爲玉兆之文而墨食也孫星衍說洪範云惟辟玉食食則知食爲玉食此土也師古注玉爲玉兆非是

伻來以圖及獻卜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伻來以圖王康曰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段玉裁說按伻字疑本作平轉寫俗加人旁羣經音辨曰平使也人作也書平來以圖錫瑞案古文作平予政引今文或作伻也今文不盡同於古文不得以說文所無之字疑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白虎通京師篇云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今文伻作辨視作示。王應麟蓺文志攷漢人引經異字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錫瑞謹案伻平一字平辨一聲之轉平與辨蓋古今文之異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

秩平章今文作辯章例之作辯者當是今文尚書鄭注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未知今文義同否

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今文王肇下有修字新邑上無于字○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說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說與今文義合

咸秩無文漢書郊祀志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秩序也禰無禮文者皆以秩序而祭之翟方進傳曰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咸秩無文注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曰傳曰五嶽祀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王引之說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

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循其尊卑大小之次而祀之無有叙亂也翟方進傳亾文亦當作無紊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視者公侯伯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案王說攷之漢書風俗通皆合魏封孔羨碑秩羣祀于無文漢人今文義當如是陳喬樅以無文爲從殷之質非也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釋文曰記上音越一音入實反馬氏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今文教工作學功○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侯康說按此篇上言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以功作元祀下言女其敬識百辟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則謂諸侯奉祭祀而效功與前後義合又後案云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衞播民和見士于周效功正此時情事然則實勝古文教百工之說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今文其往上有慎字。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賢注云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段玉裁說校今本多慎字足利古本同此疑妄增也揚雄尚書箴曰書稱其朋川雒誥與爰延說同錫瑞謹案李注引書多慎字於義爲長據爰延說爲慎所與今文尚書當有慎字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周公輔政慎於其朋皆有慎字

無若火始餤餤。今文作毋若火始庸庸。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康說按庸餤聲相近左傳文十八年鬭職史記齊世家作庸職說苑復恩篇作庸織鬭古說如餤小雅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對策作閻妻是也

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今文已作熙曰不享上無惟字。鹽鐵論散不足篇云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築於前漢書郊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言祭享之道惟以絜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又谷永傳永對曰經御不享之義義古儀字蓋引此經師古曰御進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曰天不祐之不歆享其祀也後一說與郊祀志義同趙岐孟子注曰享多儀謂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案孟子與鹽鐵論引經皆無惟字疑本無之谷永引有惟字或併下文凡民惟曰不享引之耳據孟子與桓寬引經則亦不專以享爲享祀書正義引鄭注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解與趙岐合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說文攽分也周

書曰乃惟孺子攽屐今古文同書正義引鄭注曰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與說文合當於頒字絕句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大傳曰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耰鉏已藏祈樂已入歲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書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是教農人以義也以爲其明農哉之謂孫星衍說此大學小學造士之法周公致仕則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錫瑞謹案孫說過泥大傳所云父師少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公致政當爲鄉老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政豈得歸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今文答作對揚文武下有之德字和恒下有萬邦字。

大傳曰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搏弁者爲文彝器者有容枺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鄭注辟法也搏弁或作振非當言拚枲杙者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椽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伋譏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賤者尙然而況尊貴者乎漢書王莽傳曰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陳喬樅說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俟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尚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定乃是攺殷禮而行周禮周尚赤故用騂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騂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錫瑞謹案陳說與大傳易犧牲之義合爾雅揚訓續祖文宗武是繼續文武之德烈也三國魏志濟勛作策命魏公曰奉對天命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遙帝制曰將何以奉答天意對亦作答蓋三家文異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漢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今文作光明于上下四方上無于字○大傳曰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鄭注聖言太祖段玉裁說凡今文尚書例用旁字凡古文尚書例用方字古文尚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今文尚書大傳勤施四旁旁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淺人依古文尚書改也揚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尚書也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

所改耶。錫瑞謹案段說非也。四方者方面之方，自應作方。旁作者旁溥之旁，自應作旁。非可以古文作方、今文作旁例之，謂一旁皆作方、一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豈皆古文，無今文，亦豈皆後人改之耶。段改旁作爲方作，以爲古文，失之專輒，茲未敢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銘曰勤施八方，旁作穆穆。伯喈用今文者，是今文方旁字分別甚晰。又楊公碑曰旁施四方，維明旁方字亦分別甚晰。大傳畧說載東郊迎日辭曰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喬樅云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

迓衡不迷。 今文迓作御。○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延康元年詔曰御衡不迷。今文於迷字絕句。案此或以舜在旋機玉衡、烈風雷雨不迷比之公之攝，猶舜之攝也。

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錫瑞謹案命公後卽下文王命周公後，後王爲公立後而留公自輔也。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解詁曰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尚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慎篇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受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此皆今文之義而其說不同蓋兩義皆有之公聽伯禽就國一則使天下一心乎周二則不使伯禽更襲其尊寵也宋人乃以命公後爲命公留後治雒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公留後治雒且留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無此官名毛奇齡已辨之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千乘篇云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又保傅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下引此經是四輔即虞之四鄰故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也王莽爲漢設四輔官自爲太傅幹四輔之事孔光爲太師與四輔之政王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蓋用今文之說莽爲太傅自比周公孔光爲太師比太公王舜爲太保比召公甄豐比史佚也後漢書桓郁傳竇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今文無作毋哉作我○漢書元后傳王

夙乞骸骨上報夙曰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困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下有哉字僞孔本用哉刪我文義不完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詩正義引鄭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鄭注堯典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錫瑞謹案鄭以文祖即文是明堂本尚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可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雒誥之文文祖唐虞曰文祖周曰明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文經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即是文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祖之解此處今文說無可攷恐不同於鄭義也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今本尚書作弘朕恭莊賈琛說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爲訓字尚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

共也錫瑞謹案大傳云以揚武王之大訓莊說與今文義合當於宏佚絕句共字屬下讀共奉也共獨子來相宅謂奉獨子來相宅也段玉裁云爲孔釋恭爲奉則恭本是共字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詩正義引鄭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案鄭以文祖爲明堂陳喬樅以爲今文說恐未可據說見前

伻來毖殷乃命寧詩正義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此一名二人兼之江聲說此寧王謂武王也蓋營雒邑撫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洛者慎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陳喬樅謂江說於誼爲長攷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雒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營雒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爲之此今文尚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與周本紀所載同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正義引鄭注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雒邑案鄭注與僞孔說異未知與今文合否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今文冊作策○漢書律厤志曰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曰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錫瑞謹案班志所引乃劉歆三統術劉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之事在攝政七年十二月戊辰晦伯禽於十二月晦始受策則是年不得就國故俾侯于魯在成王元年劉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者乃厤家推朔之文又云伯禽侯魯者乃舉是年大事以紀歲之法故云伯禽俾侯于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日也鄭君誤會劉旨以命伯禽即爲元年正月朔日之事故以烝祭

上尉云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茲以經文致之經云戊辰有日無月在十有二月有月無年於末結之日惟七年則當爲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無疑古人文法多倒裴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四句文法一氣命後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公乃大事故又複舉其文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在十二月之戊辰日也而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據此文足知此篇以上皆周公居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即變其文云周公告商王士王若曰異於前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僞而明也若以今人文法例之則當以十有二月列戊辰之上而以七年冠於篇首然尙書二十九篇惟洪範金縢篇首冠以年而年月日不悉具則古史書事與今人異十有二月惟七年其爲倒裴文法無疑矣鄭以烝祭與歲分爲兩時兩事作策既爲元年正月下文何以云王命周公後作策逸告在十有二月惟七年也即以十有二月惟七年屬戊辰烝祭言之然年月日文氣隔絕而以文年正月封周公一事稱亘於中首尾決裂且作策命後已見於前而王命周公後二句既不連在十有二月言之無故複舉其文毫無意義古史書事當不若是之拙如鄭說非將經文顧倒移易其義萬不可通凡解經當論其是非不可徒爭門戶江聲王鳴盛陳香樸皆曲通鄭說然以經文案

之無一通者彝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絶句是馬同劉歆說今文義當如是僞孔以烝祭與告文武爲一事其說較鄭爲優而以烝祭歲爲十二月之明月與漢志不合則亦失之

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大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錫瑞謹案此經今文義無攷據大傳虞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此言禹受舜禪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上考舜受堯禪唐爲虞賓之故事也受終在文祖文祖即周之明堂中有大室故曰大室之義周公攝王律以兄終弟及之義本可即眞逸周書武王有兄弟相後之命公不受而復致政成王其義同於禪讓故用禪讓之禮公居賓位成王爲主人王賓即屬周公受終在明堂故云王入大宰祼正與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義同

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〇今文册作策〇大傳曰七年致政禮記明堂位周書明堂解史記魯世家漢書律厤志韓非子說難淮南齊俗訓皆云周公

居攝七年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曰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攝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鄭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錫瑞謹案文王得赤雀見於尙書中候我應武王俯取白魚見於中候合符后春秋琁璣鈐大傳五行傳初史記周本紀漢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說畧同論衡初稟篇曰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仲任所引乃今文家博士之說雖仲任不瑕其義然可以見今文家說與鄭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義鄭注據緯書故同今文說也尙書中候擿洛戒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卽攝七年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作樂而治鸞鳳見蓂莢生

受業龍鐘淨
袁宗濂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九

善化皮錫瑞

多士第十九　周書十

多士　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魯世家曰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孫星衍說是此篇作於周公被譖奔楚成王迎歸之後蒙恬傳亦與魯世家同所謂賊臣即奄君也故經文有云昔朕來自奄錫瑞謹案昔朕來自奄乃周公追述伐奄之事孫說非是謂賊臣即奄君亦無據論衡載金縢有二說古文家說周公奔楚與史記同而史公以奔楚在致政後又與論衡說異蓋皆古文異說俞正燮據左氏傳魯襄公適楚夢周公祖而行以證周公有奔楚之事甚塙然左氏傳亦古文說也周本紀所云與魯世家不同乃今文家說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今文洛作雒○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

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王之眾士以撫安之錫瑞謹案據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迎歸之後乃作多士則惟三月不得在成王元年周本紀用今文說云成王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正在召誥洛誥之後當爲成王即政元年之事鄭注用今文說其義是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異義今尚書歐陽說秋曰旻天與爾雅釋天白虎通四時篇同說文曰旻秋天也虞書曰仁覆閔下則稱旻天所引虞書盖即尚書大傳之說釋名釋天曰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是今文說訓旻爲閔馬注云秋爲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亦用今文義惟李巡注爾雅云秋萬物成就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其說不同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馬鄭王皆作翼或今文亦同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今文逸作佚。論衡自然篇曰天地無爲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又語增篇曰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下同自然篇文江聲說上帝天也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此周公述所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佚則引佚之則也則讀如五命賜則之則謂規領也錫瑞謹案仲任以上帝爲古帝引佚爲任賢使能蓋今文家說據此則今文說於經文上帝字不必皆詁爲天上云惟天不畀惟帝不畀兩文並列帝與天當有別或帝當爲古帝也江引大傳以不適爲不貢士似與仲任以引佚爲進賢能義合以上帝爲天與仲任所引今文說不合

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釋文云馬以時字絕句佚又作佾馬本作屑云屑過也案今文不可攷論衡今文義以上帝引佚爲舜禹進賢能則有夏不適佚當言夏桀不能進賢故此言

天命成湯革夏用俊民以治四方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案帝乙以今文說以爲祖乙見酒誥篇詩文王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亾也以帝乙爲紂父與今文說異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今文泆作佚○史記曰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集解徐廣曰一作徵之也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徵之也案此當以天顯民祗相對爲義史公云及明非一事馬以民屬天顯爲義非是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史記曰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段玉裁說其民皆可誅即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也周

多士三字譌脫史記此節當移乃作多士作毋逸之下錫瑞謹案史公於周多士下云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戒成王以毋佚篇之文并入多士篇上增周多士句則周多士言周朝多士不屬商王士說疑史公所據今文尚書與古文本不同周多士上又有其民皆可誅句古文尚書無之疑今文尚書有之文選七命注四予講德論勸進今上牋奏彈王源文諸篇注皆引大傳周人可比屋而封陳書祺輯本未審爲何篇之句以史記周多士證之疑郎多士篇文周多士郎所謂可比屋而封也上言紂民皆可誅下言周人可比屋而封言民之善惡無常惟上所化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郎其義也否則史記周字之下多士之上或有脫文與詩文王有聲正義周禮典命疏繼類斷禮記王制正義明堂位正義左隱元年正義通典御覽禮書儀禮經傳通解皆引多士篇大傳古者百里之國與天子之堂兩條其說皆與古文尚書多士篇無涉則伏生所傳尚書多士篇當與古文不同史公蓋用其說今文與古文多異未可專據古文以史公爲誤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

自乃邑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于雒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案此言自乃邑下言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證也王鳴盛說孟子引書臣附于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雒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言新邑雒下文朕作大邑于茲雒對商士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今文時惟天命無違作維天命元。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下闕段玉裁說此今文尚書然也王氏鳳喈云旡字誤為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旡錫瑞謹案天命元謂天之元命上云厥惟廢元命元命即命元也蓋今文尚書少無違二字多一元字有疑當讀為宥言我遷爾非我奉德不康寧維天命元如此故我不敢宥也下云非予罪時維天命正申明此意

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

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予惟率肆矜爾。今文肆矜作夷憐。班固典引曰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子邑也論衡雷虛篇曰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尚書予惟率夷憐爾孫星衍說此今文書說也以夷為誅者易雜卦傳云明夷誅也憐為矜者引論語哀憐亦哀矜異文憐矜聲相近段玉裁說夷肆古音同弟十五部憐矜古音同弟十二部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今文惟作維王曰下有告爾二字石經口口罪時維天命王曰告爾

多[illegible]下

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孫星衍說經言昔朕來自奄者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遷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作多方書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謂編在多士無逸君奭之後也案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踐奄亦在多士無

逸之後與上文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不同時誅
管叔在攝政時踐奄在七年歸政後蓋史公所用孔安國古文說
管蔡流言周公不避居而以成王命伐誅武庚及三監及七年反
政有諸公者成王疑之公乃奔楚成王開金縢悟迎周公歸乃作
多士毋逸故此篇述昔朕來自奄也管蔡流言時奄君亦與知尚
書大傳載其事其時未及誅奄君也及反政後又有諸公者當即
奄君故家恬云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當謂成王踐奄也若大傳
則云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則踐奄者周公與書序所云成王征及
成王歸自奄不合此今文異說不可附合古文且大傳有拚誥在
君夷之後百篇之序所無疑拚即奄也王氏應麟以爲即成王征
案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俱不可解宜以史公所序爲
是經言予大降爾四國民命疑即大傳拚誥錫瑞譴案孫說非也
伐奄本非一次一是周公踐奄見大傳一是成王踐奄見史記伏
生與史公各載其一大傳不及成王踐奄史公不言周公踐奄文
不備耳非因一事而訛傳重見也此云昔朕來自奄乃公自言三
年踐奄之事周公雖代王言亦可自述已事史記引書序又說多士
在成王踐奄前若屬成王踐奄公不應豫言後來之事又不當云
昔朕來自奄也僞孔傳云奄再叛再征攷之經文其說不誤帝王
世紀曰王既營都洛邑復居鄙鎬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王乃大
蒐於岐陽東伐淮夷云奄又叛與僞孔義同僞孔傳即王肅與皇

甫謠爲之而此條實有據蓋本今文家說知奄實有再叛之事者大傳洛誥篇云三年踐奄與孟子曰三年討其君合成王踐奄無三年知非一事而鄭君誤合爲一故云編篇未聞孫疑大傳云周公踐奄與書序所云成王征成王歸自奄不合又疑奄既滅於攝政三年此時又何誥皆由偏執鄭義不攷今文家說故必不信僞孔再叛再征之解而解經遂不可通經云昔朕來自奄爲公追述三年踐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四國爲管蔡商奄詩破斧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是毛公亦謂東征曾踐奄與大傳今文合足見今文並非異說若史公所云諸周公者不知其人爲誰孫乃傳會以爲即奄君又謂降爾四國民命即拚誥說皆無據且大傳明云戮奄謂殺其身孫既引大傳云管蔡流言奄君與知又云其時未及誅奄君明背大傳之文以曲證其諸公即奄君之說安得反以大傳爲異說乎大傳曰奄君薄姑史記曰遷其君薄姑疑前之奄君名薄姑後之奄君遷於薄姑其地即蒲姑左氏傳所謂蒲姑商奄者人名地名不妨相同鄭君疑薄姑非奄君名江聲疑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于字當爲衍文皆未知其一爲人名一爲地名也周公誅奄君薄姑蓋不滅其國誅君之子不立後之君奄者或亦薄姑之族今見周遷殷士疑懼再叛故成王再踐奄而遷其君多士與將蒲姑篇次相連此時蓋奄已有叛志故公言昔朕來自奄舉前事以警之也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今文惟作維洛作雒○石經上闕茲雒子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下闕賓字今鈔本刻本皆誤作賓顧廣圻據漢隸字原作賓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今文洛作雒○石經上闕有年于茲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闕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受業 龍鍾泙 袁宗濂 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善化皮錫瑞

無逸第二十　周書十一

無逸。今文作毋佚。史記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段玉裁說據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集今文尚書作毋逸今文尚書作劮亦作佚漢石經殘碑本篇毋劮于遊田毋兄曰可證史記周本紀作無佚魯世家作毋逸其字參錯不一以世家作毋為不誤魯世家云乃作毋逸蒙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錫瑞謹案魯世家云周公奔楚與論衡引古文家說相近則周本紀當為今文說史公並列今古文義然文字當依今文作毋佚其或作無或作逸疑後人改之也漢人引書多作佚惟石經作劮廣雅釋詁曰劮戲也釋言曰劮豫也與石經合蓋用夏侯說也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戒亦三家尚書之異文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今文嗚呼作於戲無逸

作毋佚稽作嗇乃逸作乃佚○論衡儒增篇云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錫瑞謹案王引之說乃逸二字因下文而衍據論衡所引則今文尚書有乃佚二字王說非也石經於篇末公曰於戲作於戲則此文當同正義引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鄭本作嗚呼據古文其說解當無異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今文稽作嗇逸作佚諺作憲誕作延否作丕○漢石經上闕嗇之艱難乃劮乃憲既延丕則侮厥下闕錫瑞謹案石經今文義當以乃劮二字屬上讀與上文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反正相對成文乃憲既延四字爲句丕印丕字與下云丕則有愆義同非否字也史記晉世家曰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正釋此經之義憲訓法與業義近延印長久之義故史公以爲業至長久釋乃憲既延以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釋丕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

思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今文嗚呼作於戲下接昔在殷王太宗云云昔在殷王中宗作其在中宗在肆太宗饗國三十三年句後○昔在殷王中宗據今文說當作其在中宗次於太宗之後說見下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疑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殷本紀曰帝大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許君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不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錫瑞謹案古文尚書說中宗不毀則今文尚書說當爲中宗亦以時毀可知匡稚圭治齊詩異義引作魯說蓋齊魯義同三家詩多與今文尚書合也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議曰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古文尚書說蓋卽出於劉歆劉歆又本於貢禹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今文祗作震享作饗中宗下無之字七十下無有字○史記魯世家曰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寅作敬故訓字如寅賓寅餞寅皆作敬之例肆作故亦故訓字祗作震則歐陽尚書異文集解馬融曰知民之勞

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段玉裁說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如咎繇謨祗敬夏本紀作振殷庚震動漢石經作祗柴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振皆是也○一作天命自亮以民祗懼○漢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段玉裁說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呂同在古音第一部馮登府說詩涼彼武王韓作亮爾疋釋詁亮相導也漢諸葛名亮亮之傳已久石經必據今文作亮亮而書之耳釋詁亮右也天命自亮言天命佑助也此今文義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今文高宗下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爲○史記曰其在高宗久勞于外爲與小人高宗下無時字舊作久爰作爲爲與爰字形相近今文尚書蓋作爲暨作與則故調字也集解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殷本紀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云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敦煌長史武斑碑云久勞于外與史記合中論曰其在高宗寔舊勞于外蓋古文尚書時字與寔字義同本虛字屬下讀史公所據今文尚書無之鄭君詩譜云後有高宗者舊勞于外亦無時字

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今文作乃有亮闇○史記曰作其卽位乃有亮闇蓋今文尚書或作有集解鄭元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一作梁闇○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鄭注尚書毋佚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鄭說諒爲梁用伏生義也鄭又注禮記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廬也其義亦同○一作諒闇○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篇曰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漢書王吉傳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白虎通爵篇曰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卽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也又四時篇尚書曰諒闇三年公羊文九年傳注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後漢書濟北惠王傳曰諒闇已來二十八月景君碑云諒闇沈思鄭君詩譜亦作諒闇○一作諒陰○

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論衡儒者篇曰高宗諒陰三年後漢書魯恭傳曰諒陰三年○一作涼陰○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段玉裁說諒涼亮梁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闇陰古二字同音在侵韻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如鶉鶴之鶴謂廬也其注禮記尚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如鶴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亮白虎通釋廬於梁闇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古同音通用之法可見矣錫瑞謹案同聲通用段說得之而尚書之義則當本作梁闇伏生大傳用其本字其或作諒涼亮或作陰者皆字之段借也喪服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又云旣虞翦屏柱楣鄭君云楣謂之梁是梁闇者倚廬而柱楣者也父毋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古天子至士喪禮皆同其制漢人舊說皆以梁闇爲居喪惟馬注解爲信默蓋誤認段借之字爲本字鄭不從馬而從伏最爲卓見僞孔傳與論語孔注皆王肅所僞故皆用信默也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

○今文無其惟不言句○史記曰三年不言言乃讙無其惟不言句尚書大傳亦無之論語憲問禮檀弓喪服四制論衡儒增篇引書皆云三年不言無其惟不言四字是今文尚書本無之以文義論古文尚書亦不當有

惟禮坊記引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案書序有高宗之訓高宗即高宗之訓也據鄭君說是三年其惟不言在逸書高宗篇並非毋佚篇文蓋毋佚篇云三年不言言乃讙高宗篇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皆不作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也作僞古文者蓋據坊記所引增竄經文以示異於史公鄭君所據之本而不顧其文義複沓難通

言乃雍○今文作言乃讙○史記與檀弓坊記引皆作讙段玉裁說史記作讙今文尚書也記與今文尚書合然則今文不盡非古文不皆是於此可見王肅私定家語亦作讙注云尚書作雍蓋以古文尚書正今文尚書也錫瑞案史記集解引鄭元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鄭注檀弓同又注坊記云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據此鄭所據本亦作讙而鄭詩譜作雍書疏引鄭尚書注云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是古文尚書自作雍字鄭注戴記乃用今文不用古文者以戴記本今文學故從今文解之也集解引鄭注與書疏所引注異集解所引或即檀弓注也今古文多不合若謂古文爲王肅改竄肅何不並家語正文改之乎鄭詩譜云三年不言言乃雍中論天壽篇云三年不言惟言乃雍從古文作雍而亦無其惟不言句孔融薦謝該疏曰三年乃讙用今文尚書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今文嘉作密邦作國怨上無時或二字○史記曰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御覽引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段玉裁說密靜天下若於小大騷括無逸篇文也與史記密靖殷國正合是可證今文尚書作密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密訓嘉也錫瑞案段說是也鄭詩譜中論皆作嘉用古文與今文不合光武封禪刻石文曰乾乾日昃不敢荒寧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今文作肆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史記曰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錫瑞謹案史記此文與兩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不合周本紀曰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亦與論衡氣壽篇所云不同疑皆後人改之如改太宗爲一祖甲以合於古文尚書不知其與殷本紀云帝甲淫亂之不符也○一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石經上闕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是今文尚書一本有或字饗國百年與漢書五行志劉向傳杜欽傳論衡氣壽篇合侯康說古文畢舉在位之歲今文統舉壽數言之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武丁享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正參用古今文世紀一書不可盡信此則其可信者若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是以百年爲畢舉在位然仲任說實誤考

呂刑王享國百年傳疏謂從生年數按周本紀云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與傳疏合傳疏在仲任後或未足據司馬固足據也以呂刑例之高宗百年亦必從生年數享國二字不必以文害辭漢書五行志中下云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杜欽傳高宗享百年之壽百年下系以壽字必是兼舉生年至論衡則云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又云殷高宗遂享百年之福不言壽而言福意謂壽不止此也錫瑞謹案侯說非也王仲任以百年為單舉在位之年其說不謀故無形篇異虛篇皆不言壽而言福而劉向論星孛山崩疏已云故高宗有百年之福則不言壽而言福亦不始於仲任周公舉三宗饗國之年一云三十三年一云七十五年一云百年皆舉在位之年故云饗國若高宗並數生年則與上太宗中宗不一例若謂太宗中宗亦數生年則太甲壽止三十三年何云克壽偽古文云五十有九年與石經及劉子政杜子夏班孟堅王仲任所云百年皆不合皇甫謐自偽造古文者故世紀獨與之同豈可爲據且世紀又云太甲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夫同一享國也太甲則畢衆在位高宗則並數生年皇甫之言一何紕繆下文云文王受命維中身厥饗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乃終饗國五十年明是單舉在位三宗文王義當一例何獨異於高宗漢書禮樂志王吉疏云壽何以不若高宗王吉習齊詩蓋亦用今文家說以高宗為在位百年師

古注乃用僞古文說云高宗享國五十九年故云壽信如其說則中宗七十五年享國視高宗爲久何乃舍中宗而舉高宗乎

其在祖甲

○今文作昔在殷王太宗從此句至三十有三年句在周公曰於獻句下其在中宗句上○段玉裁說漢石經洪氏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高宗之饗國百年自時厥後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是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太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戒成王儀非尙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肌造貫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異帝元年申居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貫本尙書據此今文尙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共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不則今文家未由例易其次序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史記殷本紀曰帝太甲修德諸侯成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尙書道殷家太甲帝乙武丁也白虎通引尙書皆今文今文無太甲三篇疑亦指毋佚篇太宗高宗言之非引書序文也漢書平帝紀四年二月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王莽大誥曰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注曰宣帝元帝也蓋莽用今文尙書說尊

宣帝爲中宗元帝爲高宗以彷殷之三宗東觀書章帝舅東平王蒼書曰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亦據今文尚書比放三宗㢤是比殷三宗之誤史記作其在祖甲後人改之

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今文惟作維舊作久。史記曰不義維王久爲小人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錫瑞謹案馬說不知所據與西漢今文說不合書正義引鄭說與馬畧同孔氏已駁之矣若王肅兼用今文之義傳合古文之次序以祖甲爲大甲而又置之高宗之後作僞孔傳解不義惟王爲爲王不義倒易經文以就已說又造僞古文太甲篇蓋乃不義以實之不知此篇屢言小人皆謂小民不應於此獨以不義爲小人與下于外知小人之依顯然不合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無有以小人之行爲小人者周公衆般三宗以勸戒成王當舉其美不當舉其顯覆典刑之惡是王說尤非也經云不義維王者義古儀字擬也不義維王謂不擬居王位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內二年仲壬四年殷法兄終弟及立子不立孫使外丙仲壬或有一人永年則太甲無次立之勢故太甲不自擬維王殷時王子多在民間太甲未立之時或亦在外故云久爲小人于外知小

人之依也

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今文無作其卽位句爰字作于外二字惠作施下無于字庶民作小民不敢侮作不侮享作饗上無之字祖甲當作太宗○史記曰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太宗作祖甲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肆作故故訓字中論天壽篇云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亦無于字敢字帝王世紀曰太甲脩政殷道中興號曰太宗一名祖甲享國三十三年年百歲皇甫謐謂一名祖甲乃騎牆之見其所云年或有據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今文逸作佚不亟生則佚三字穡作嗇不聞小人作不知小人勞下有苦字惟作唯之從作是從四三作三四○漢石經自時厥後下闕中論天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唯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

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據此則今文尚書不重生則逸三字逸從今文當作佚或四三年以上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文法例之當從中論作或三四年是也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晉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周書亾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四三年疑傳寫誤倒○今文作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論衡語增篇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長夜之飲糟邸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未死宜羸臞矣○一作不罔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後漢書荀爽傳爽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段玉裁說自時厥後四字作時一字或作有三家相合此今文尚書也古或有二字音義皆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治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作罔或恐有改之者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今文嗚呼作於戲惟作維○今本尚書大傳云書曰厥兆天子爵系毋佚篇白虎通爵篇云書亾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說攷之於經漢人以亾爲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歐異如此

兆天子爵者即兆基王迹之謂也顧廣圻說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言其兆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畏故也錫瑞謹案二說皆傅會失之大傳今無完書或即取之於白虎通小字本元本白虎通皆無亾字亾字當是衍文漢人以孔壁古文逸無師說者爲逸篇白虎通蓋引書逸篇文其爵篇之說曰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之逸篇曰厥兆天子爵册佚篇乃周書白虎通引以證帝亦稱天子之義則非周書可知輯大傳者以此文入册佚篇蓋未詳攷茲故不取其說以爲今文尙書

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今文柔作皋恭作共民作人惠鮮鰥寡作惠于矜寡○漢石經上闕功田功徽皋懿共懷保小人惠于矜下闕段玉裁說按隸釋載石經嚴恭寅畏作恭維正之共作共分別如是而徽柔懿共亦作共則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錫瑞謹案共恭古通用段說亦過拘盧江太守范式碑云徽柔懿恭正作恭不作共不得謂漢時不作懿美恭敬解也大傳畧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儀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是釋此經之義○一作徽柔懿恭○范式碑作恭○一作惠于鰥寡○漢

書景十三王傳曰惠于鰥寡谷永傳引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班固典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決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引惠於鰥寡皆不作惠鮮惟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人作民于作鮮與漢書谷永傳不合乃後人改之段玉裁說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字相似又因下文鰥字爲旁誤增之也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史記曰文王日中昃不暇食墨子曰文王至日不昃不暇飲食漢書董仲舒傳冊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對曰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後漢書黃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風俗通過譽篇曰文王日昃不暇食○今文昃一作稷暇一作夏○錫瑞謹案漢今文家昃一作稷暇一作夏成湯靈臺碑云日稷不夏正用此經之文費鳳別碑云乾乾日稷鄗閣頌云勑勞日日稷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亦以日稷爲日昃惟樊毅碑云勞神日昃作昃易豐日中則昃孟喜作稷穀梁春秋經戊午日下稷左氏公羊經皆作昃中候握河紀云昒明禮備至于日稷孝經鉤命決曰堯禪舜沈書日稷而赤光起此昃稷古通用之證暇夏古亦通用多方須夏之子孫是其證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今文遊田作游畋惟正之供作維正之共上無以庶邦三字○張衡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尚書曰不敢盤于游畋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段玉裁說正國語作政漢書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亦作正按古政正通用此作正為長供國語作恭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陳喬樅說惠于小民卽上文懷保小民惠于鰥寡也唯政之恭卽此文不敢盤于游田維正之共也倚相蓋檃栝毋佚之文耳政正古相通用谷永傳引下文惟正之共作正字是作正者今文尚書作政者古文尚書也周禮遂人注曰故書正作政是其驗已錫瑞謹案二說是也石經與谷永傳引下文皆無以萬民三字楚語引此文亦無以庶邦三字蓋今文尚書本無之楚語與今文合石經於下文作維作共此亦嘗同石經與谷永傳於下文皆作冊劾于游田則游田二字連文晏子諫下篇作盤遊於田疑後人妄改之○一作槃于游田○後漢書郅惲傳惲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為憂李賢注引尚書云以萬人惟政之共也錫瑞謹案君章云以萬人為憂者乃釋經言文王不敢盤游之意非謂經有以萬人為憂之文也若注所引乃下文周公戒嗣王語非謂文王且君章所據是今文今文尚書並下文亦無以萬民三字東觀漢記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

爲憂與後漢書同蓋後漢書又改民爲人以避唐諱也後漢紀二邪淫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則其文尤謬游于二字上下互易與憂子春秋合與漢人引經皆不合以萬民惟正之共乃下文戒嗣王語又去其之共二字則文義不完蓋由淺人據古文尚書之下文改君章憂字爲正字以合之而不知君奭乃釋經意非引經文也陳蕃傳諫幸廣城校獵疏曰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亦作槃作附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今文享作饗○史記曰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白虎通壽命篇曰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詩文王篇正義引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陳喬樅說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尚書說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

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今文作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劮于遊田維正之共毋兄曰今日耽樂。漢石經上闕酒毋劮于遊田維口口共毋兄曰今日下闕漢書谷永傳曰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絕郄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遊田惟正之共說之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與石經合石經維下共上所闕必正之二字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毋兄古文尚書作無皇也下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畫據今文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或作兄是古字況是今字大雅桑柔倉兄填兮召旻職兄斯引毛傳皆云兄滋也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

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今文無作毋受作紂酗作酒。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後漢書梁冀傳袁箸上書曰周公戒成王無
如殷王紂論衡譴告篇云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
也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漢人所引無作毋受作紂皆據今文
尚書師古注䇿奉傳注云周書亾逸之篇曰周公曰烏虖毋若殷王
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尚書不同陳喬樅說師古每䙷取
漢魏人音義舊文以為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虖蓋舊注約
舉此節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於戲作烏
虖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仿大誥文皆作烏
虖亦其明證也錫瑞謹案陳說是也酗今文尚書當作酒知者史
記漢書引微子篇沈酗于酒皆作沈湎于酒則此文亦當同酈炎
遺令書汝無逸于邸無湎于酒是引此經作湎之明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

今文嗚呼作於戲教誨下無民字無或譸張為幻中無胥字譸一作舟一作侜一作輈。說文兩引無或譸張為幻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云書曰無或侜張為幻皆無胥字段玉裁說據此句無胥字為是上文三胥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為幻亦無胥字蓋因偽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陳喬樅說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尚書也爾雅及郭注

引書作侜張此今文尚書也郭蓋璞用樊李舊注之語攷尚書釋文云譸馬本作輈後漢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揚雄國三老箴曰姦寇侏張李善云輈侏古字通譸即據馬本尚書讀侏為輈字詩陳風曰誰侜予美鄭箋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尚書侜張釋詩之誼然則知作侜作輈皆三家之異文馬本亦讀從今文輈字也錫瑞謹案大傳云舟張辟雍舟即侜之省字蓋伏生本作舟三家作侜或作輈也說文侜有壅蔽也是壅蔽為侜之本義雍即壅字辟雍蓋以有壅蔽得名舟張辟雍者謂其有壅蔽而張大也凡有壅蔽則多欺誑故侜張引申為誑為與偽通漢書王莽傳引堯典作南譌史記索隱本作南為是其證侜張為幻蓋即侜張偽幻四字不列為義與上訓告保惠教誨皆二字不列義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今文作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漢石經闕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于下闕

聽作聖無之乃二字無先王之三字段玉裁說聽聖字古音同部云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兩聽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衆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則祇作然不馮登府上說案樂

記小人以聽過釋文云聽本作聖風俗通義云聖者聲也聲亦有聽義故字得通錫瑞謹案段說是則皆丕則之誤是也今文作不聖其義當爲不容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然則不聖卽不容之義東觀漢記序曰密靜天下容於小大乃櫽括經文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二句文義蓋能容則小大無怨不能容則至于小大民丕則厥心違怨丕則厥口詛祝也石經作不聖與五行傳不聖義同東觀漢記容于小大之容字卽容作聖之容以經文前後合而觀之能容之效與不能容之弊乃正相反可以攷見兩漢今文家遺說其義最精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今文嗚呼作於戲中宗作大宗高宗作中宗祖甲作高宗○段玉裁說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必云自殷王大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今文皇自作兄曰○漢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闕王鳴盛說蔡以自作曰蓋自或

省作旨故誤錫瑞謹案王說非也此與上文毋兄曰今日耽樂文法正同韋注國語云兄益也兄曰敬德卽益曰敬德也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極盡下情也楊氏傳歐陽尚書引經作自字與今文不合還字亦不可通蓋退字之誤疑皆後人所改

此厥不聽○今文聽作聖○石經於上文作不聖此亦當同不聖者不容也下云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正不容之義

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今文嗚呼作於戲監上無其字○漢石經周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今文尚書攷證卷二十

受業熊羅宿　熊鼎升校